

在青岛与老舍共饮即墨老酒 第一次被捕与济南有关

台静农与山东的因缘际会

在青岛 与老舍结为酒友

1936年秋，台静农从厦门大学来到青岛山大中文系任教，开设《中国文学史》《诗经研究》等课程。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台静农认识了曾在山大中文系讲授《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小说作法》等课程的老舍。当时老舍因赵大侔下台事件，刚辞去山大教职。但是一家人并未离开青岛，老舍喜欢这个海滨小城，住在黄县路的一处房子里专事写作。

一天，老舍到离自己住处不远的恒山路台静农的宿舍来，送他一本谈论文学创作经验的《老牛破车》。台静农对老舍说：“我喜欢你的《骆驼祥子》，当时《骆驼祥子》正在《宇宙风》上连载。老舍由于放弃了每月300元的教授薪金，生活发生困难，每天需写3000字才能应付日常开销。自此，台静农与老舍相熟，常常同几个朋友闲时一起吃馆子。这些朋友包括当时任山大中文系教授、讲授《文学批评原理》和《文艺心理学》的叶石荪；还有邓仲纯，任山大校医兼外文系日文教员，是台静农的安徽老乡。台静农一生好酒，曾有学生形容说：“若是天热，他说喝酒祛暑；若是天冷，他说喝酒可以御寒。无论冬夏，台先生都有理由喝酒。”老舍也能喝几杯，他酒量不大，但划起拳来却感情投入，气壮声宏。他们常在平度路茂荣丰酒馆喝酒，喝黄色的老酒，更喝紫黑色的苦老酒（即墨老酒）。到后来天各一方，台静农每每想到老舍时，便会想到苦老酒。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我与老舍与酒》，记述酒事种种。

台静农在青岛教书，依然与当时在上海的鲁迅保持通信联系。《鲁迅全集》中收有鲁迅1936年10月15日给台静农的信：“伯简兄：九月三十日信早到，或急或忙，遂稽答复。夏间本拟避暑，而病不脱体，未能离开医生，遂亦不能离开上海”。信是鲁迅逝世前4天写的，此时他已病入膏肓。鲁迅始终记挂着台静农，他在两天后致曹靖华的信中说：“（静）农往青岛，我方以为也许较好，而不料又受人气，中国虽大，真是无处走。”台静农喜欢海，喜欢青岛，虽存在些许人事纠纷，他却从未产生离开山大的念头。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突如其来且旷日持久的战争，令他去而无返。

过济南 游览千佛山和大明湖

1937年放暑假之前，北京大学教授魏建功来信邀请台静农赴北平，商量整理《鲁迅全集》事宜。7月1日，台静农离青，搭胶济火车到了济南，下车后稍作停留。济南的朋友陪台静农游览了大明湖及千佛山，台静农记述说：“湖水已经淤积，千佛山亦颇荒凉。可是这一古城，给我直觉的印象，

“台君为人极好。”这是鲁迅的评价。台静农1925年初识鲁迅，在其影响下，他与安徽霍邱老乡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及河南卢氏县的曹靖华等成立了未名社，出版“未名丛刊”、“未名新集”多种。台静农编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著有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他肄业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曾在辅仁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台湾大学等校任教。身为作家、教育家的台静农，因思想激进，触怒当局，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三入牢狱。1946年，渡海赴台后，作为作家的台静农从文坛销声匿迹，而作为教育家的台静农却凸显于世。他自执教台湾大学中文系以来，潜沉学术，循循善诱，是其“自由、开放、宽松、包容”学风的缔造者。台静农与山东，也有着数段缘分。

□魏敬群



台静农

仿佛一个人朴厚而有真气。”

这座城市也与他有些许缘分。鲁迅在上海时托其购买山东图书馆（附设金石保存所）的碑拓，他就是找济南的朋友帮忙办理的。而第一次被捕也与济南有涉。1928年，未名社成员李霁野、韦素园翻译出版了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一书，寄给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几本，结果在校内的书摊上被警察查获。山东军阀张宗昌致电首都警察厅，查封了未名社，台静农等人因而坐了五十多天牢。

离北平 一路风尘走山东

7月4日，台静农到达北平，住进好友魏建功的“独后来堂”。趁着许广平尚未来到北平，台静农先把魏

建功请许寿裳函托许广平辑的鲁迅遗诗录了个副本。不料，仅仅过了3天，卢沟桥事变发生，津浦铁路通车中断，他困厄北平。

7月30日，日军开进北京城，坦克车轰隆隆碾压着古都的街道。中午，台静农与启功同醉在魏建功家。启功信笔为台静农画了一幅荒城寒鸦图，画面杂草丛生，树影荒寒，群鸦乱飞。题曰：“一九三七年七月卅日醉墨寄慨，苑北启功写为伯简（台静农）吾兄发笑。”46年后的一个夜晚，身在台北的台静农醉后找出此画卷，怀思挚友，援笔跋云：“余于七七事变前四日由济南到北京，住魏建功家，是月三十日敌军入北京城，与建功、元白悲愤大醉，醉后元白写荒城寒鸦图以寄慨。”

8月7日，津浦线试行通车，台静农决定9日离平，去芜湖与家人会合。到了天津，行程受阻，天津到济南间的铁路因战事中断。他搭乘开滦煤矿的小火轮先到了烟台，因没有带什么行李，台静农只提了一个布包袱就上岸了。又累又渴的他，想买一瓶汽水喝，可是有一名警察一直在背后跟踪。到了汽水店，警察走到台静农面前，台静农以为发生了什么事，不由有点儿紧张，不承想那警察直截了当问道：“看见咱们的飞机没有？”原来，后方传言我们的飞机去炸了敌人，他想证实一下。台静农的答复令他失望，那警察只好沮丧离去。台静农站在海边，“位居高岩，俯临大海，一眼望去，浩荡无际……明朝在此设狼烟台以防倭寇，始名烟台，至清英法条约，辟作商埠。先是防东来的倭寇，继则为西方侵略者所控制，今东寇且挟其大力深入，对此茫茫碧海，前途已不可想象。”

从烟台搭乘长途汽车去潍县，东经蓬莱县时，台静农很想进城走走，却没有时间。在车上望去：“碧海之滨，林木茂密，城郭人家，隐约其中，直如一幅浓郁奇丽的水墨画”（台静农《始经乱》）。他从潍县坐上火车，胶济铁路这时尚算平静，晚些日子，杨振声、赵大侔、朱光潜、梁宗岱、吴宓、梁思成、林徽因、沈从文等北方文化名人从这条生命线南下逃亡，就成了敌机袭击下的恐怖之旅。

到了济南，火车站旁行李如山，有三四位山东同事，神色沮丧地与妻子和行李窝在一起。有一同事原是青岛人，带着老少八九口，台静农问他：“你是本地人，为什么也要走？”那人说：“青岛早就掌握在日本人的手中，一旦正式占领了，还有好日子过？老人家流着眼泪将祖产店铺卖了，全家逃往江南，有政府在，总不会当亡国奴。”台静农从这些同事口中得知，青岛朋友已经星散。老舍这时已来到济南，重回曾经任教的齐鲁大学。台静农不由心怀戚戚，想和近在咫尺的老友喝上一杯，竟然没有机会。直到1938年两人在重庆相逢，才又在一起开怀畅饮，喝了茅台，也喝了绍兴老酒。



阅人文 知齐鲁

刊前絮语

文如其人

□徐静

“今天是中秋节，又该弄酒喝了！”什么酒好呢？白兰地罢，太平了；红玫瑰罢，更无味了；还是老白干罢，虽然汾酒还可口，只是太不容易得到的。白磁的酒杯和发光的锡酒壶都不免于大小气而且寒酸，还是用漱口大洋磁碗……这是台静农先生《我与老舍与酒》中的一段。所谓“文如其人”或“文学反映时代”，其实用不着刻意寻求，不到一百字的文字中，自自然然就显现出作者的气质与那个时代的风貌了。任何人读到此段文章，看到用“漱口大洋磁碗”喝酒，都可以感觉到台先生豪迈倜傥的性格了。

老舍的儿子舒乙是这样介绍台静农的——台静农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五四”文学家、鲁迅先生弟子。鲁迅先生曾对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写下过这样的评论：“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台先生有学问，交游广泛，思想激进，曾被反动当局阴差阳错地逮捕过三次。抗日战争后，到了台湾，在大学教书，后来阴差阳错地又遇上了蒋介石兵败大陆移居台湾。他不敢有任何言论，老老实实做学问，以教书和写字为生，结果不仅是桃李满天下的大学者、大教育家，又阴差阳错地成了台湾数一数二的大书法家。今天我们看到的魏敬群所写《台静农与山东的因缘际会》，向我们展示了台静农先生在青岛与老舍对饮畅聊的欢愉，在古城济南游览大明湖、千佛山的感动，卢沟桥事变后逃离北平途经烟台的颠沛流离……每一个场景的切换，都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让读者感到犹如在看一部充满历史感的回忆片。

而在朱树松所回忆的《难忘与刘知侠相处的那几天》一文中，我们亦可以看到《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对微山湖深深的眷恋之情，看到作者孜孜写作的认真与投入。这位原籍河南的著名作家，当年因为抗日战争，因为党的事业，来到了山东来到了微山湖畔，从此与齐鲁大地结下不解之缘。他为山东人民英勇悲壮的抗日精神所感动所激励，特别是在深入微山湖畔，亲自穿越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了解到铁道游击队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后，更是拿起手中的笔，深情地写下了名垂史册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人民艺术家永远记着为人民，即使功成名就，即使心怀戚戚，当上世纪70年代初刘知侠到农村体验生活时，仍然平易近人，笔耕不辍，为一代年轻人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我是一个苦孩子长大的，我要为人民而写。”这是多么掷地有声感人肺腑的语言。

老照片 一张不同寻常的奖状

□孙登勇

虽然看上去这只是一张普普通通的奖状，但它却烙着深深的时代印记。1947年参加工作，今年已经88岁的离休老人王洪代，对这样一张奖状特别珍惜，无论是在黑龙江平山野生动物实验场工作期间，还是离休后回到山东在平山县冯官屯镇望鲁店村，他一直珍藏着这张奖状。

据老人回忆，1974年冬天，他所在的黑龙江平山野生动物实验场要派两个人到位于后山的鹿场去当梅花鹿饲养员，可是，全场的人都不愿意去，因为鹿场工作环境差，特别冷，去一趟鹿场还要翻越一座小山，走十几公里远的山路。于是，平时总爱挑艰苦工作的王洪代主动报了名。

奖状获得的时候是在

1975年的春天，那是即将割鹿茸的关键时刻。那天，应该在鹿舍值夜班的的老田熬不住长夜的寂寞，趁着夜色悄悄跑回了十几公里外的家。要知道，在那种荒无人烟的地方工作，靠的就是责任心和自觉性。等到第二天，才发现出大事了，一圈等待割茸的梅花鹿，全部逃得无影无踪。这可是一件大事故，这批鹿茸当时估算下来价值极高。

为了及时找回跑丢的鹿群，挽回经济损失，王洪代决定晚上就睡在寒冷刺骨的露天鹿舍里。他心里清楚，被饲养惯了鹿群，到了薄雪覆盖的野外根本无处觅食，很可能自己就会跑回来。果然，不到两天，鹿群陆续开始回来觅食，日夜守护在鹿舍的王洪代，每见到跑回来一头鹿，就趁机圈起一头。就这样断断续

续，最后割茸时，歪打正着，鹿群还多出了一头，这是一头被鹿群“拐骗”回来的野生鹿。这头野生鹿的鹿茸，不但为国家多增加了经济收入，而且它的宝贵价值也是无法估量的。

因此，王洪代有幸获得了黑龙江省林业系统的最高荣誉。对奖状上的文字，识字不多的老人至今仍背得很熟：



“王洪代同志：在一九七五年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学习无产阶级理论和抓革命促生产中取得显著成绩，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特发此证，以资鼓励。”这张带有明显时代色彩的奖状，这张保存完好的奖状，不但是一个人的荣誉，也给后人留住了一段特殊时代的影子。